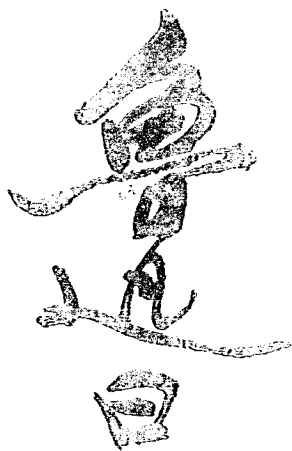


調刺幽默
針對現實



——名魯迅名言鈔——

魯 迅 日

尤 勁 編

上 海 正 氣 書 局 版

序

長夏無事，日以魯迅全集作伴。尤其是關於雜感文方面，看了一遍還要看，真是百讀不厭。

不但字字精鍊，句句警闢，而且是十多年前的作品，看起來還是針對着現在。我覺得魯迅先生沒有死。

次女在正，在高中讀書，她要求我選幾篇給她看。於是我看得更上勁。我一面看，一面選，還把其中精彩的一段，警闢的幾句，都用鉛筆來做記號，教她粗看全篇，細讀精句；其實可以說是篇篇精彩，篇篇警闢的。

小女在行，忽患傷寒，送上海醫院療養。次女日夜陪住。她有事時做點看護工作，無事時就讀我替她選出的魯迅文章。

一共二十三天，等小女出院回家，次女拿出一本練習簿給我道：「你用鉛筆做記號的地方，我在沒事的時候，全都抄下來了。希望你多選一點，我預備全都抄下來，可以印一本書。這樣精彩百出，警闢到底，而又趣味無窮的一本好書，我想誰都要看，而且誰都需要看的。」

我很同意她的見地，結果，就選成這樣的一冊子，共計百十則。

我爲讀者不閱的便利起見，粗粗分類。分類倒是一件不十分便當的事。因爲所言，是無所不談，所含，又無所不包。不比擇材，本本皆是，篇篇都有。所以如有分得不大正確之處，尙希讀者加以指正。

尤勁於一九三五年六月。

目次

序	一
國家(十四則)	一
社會(六十九則)	三
人民(四十六則)	三
青年(十七則)	一九
孩子(十一則)	二二
改革(三十九則)	二二
文化(五十二則)	二九
文學(五十則)	三四
文藝(十四則)	四一
文章(十一則)	四三
文字(十三則)	四六
文人(二十則)	四七
書(二十則)	五〇
美術(十二則)	五四
雜談(二十八則)	五五

國家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于在我們中國了。

不懂的音譯 一九二二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牆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

「碰壁」之後 一九二五

如果「叛徒」們造成戰線而能遇到敵人，中國的情形早已不至於如此，因為現在所遇見的並無敵人，只有暗箭罷了。

通信 一九二五

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相傳古人壯健，堯舜時代蓋未必有；現在假定爲起於二千年前罷。我幼時曾經牙痛，歷試諸方，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但也不過麻痺片刻，不是對症藥。至於拔牙的所謂「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並沒用。西法的牙醫一到，這纔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人想出來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

忽然想到
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爲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黃瓶，樂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黃花節雜感 一九二七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癱疽，是他們的寶貝，那麼，他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

我們不再受騙了 一九三二

任他們鬥爭着，自己不與鬥，只是看。

軍閥們只管自己鬥爭着，人民不與聞，只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觀鬥 一九三三

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藥筒，中國却用牠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却用牠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却拿來當飯吃。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

法之不同有如此。

電的利弊 一九三三

我還記得，當去年中國有許多人，一味哭訴國聯的時候，日本的報紙上往往加以譏笑，說這是中國祖傳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彷彿有些像的，但是其實不然。那時的中國的許多人，的確將國聯看作「青天大老爺」心裏何嘗還有一點兒「夷」字的影子。倒相反，「青天大老爺」們却常常用着「以華制華」的方法的。

例如罷，他們所深惡的反帝國主義的「犯人」，他們自己倒是不做惡人的，只是鬆鬆爽爽的送給華人，叫你自己去殺去。他們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們自己是並不明白表示意見的，只將飛機炸彈賣給華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對付下等華人的有黃帝子孫巡捕和西崽，對付智識階級的有高等華人的學者和博士。

（中略）至於中國的所謂手段，由我看來，有是也應該說有的，但決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華」。然而「夷」又那有這麼愚笨呢，却先來一套「以華制華」給你看。

以夷制夷 一九三三

但願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來；但願中國裏慘案不要再有；但願也不再有什麼政府成立；但願也不再

偉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則，日積月累，不久就會成個「多難之年」，不但華洋當局，老是為難，連我們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遠身帶「嫌疑」，奉陪戒嚴，嗚呼哀哉，不能喘氣了。

多難之月 一九三三

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於偶有凌辱誅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

「打靶子」 一九三三

現在的侵略者和壓制者，還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樣，竟連奴才們的發昏和做夢也不准的應？……

新秋雜識（二） 一九三三

和我們中國一樣，一向用毛筆的，還有一個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筆幾乎絕跡了，代用的是鉛筆和墨水筆，連用這些筆的習字帖也很多，為什麼呢？就因為這便當，省時間。然而他們不怕「瀆廁」麼？不，他們自己來製造，而且還要運到中國來。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做造，這是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禁用和自造 一九三三

所謂「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日。

阿金 一九三四

社會

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爲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却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諱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塗塗的代換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

我之節烈觀 一九一八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却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裏愈窮，她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她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

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她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着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述原情，許她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她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同上

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爲她不節烈了，纔將刀兵盜賊招來。

同上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代的空氣，却偶要勒垢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現在的屠殺者 一九一八

現在的社會，公不清理想與妄想的區別，再過幾時，還要分不清「做不到」與「不肯做到」的區別，要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混作一談。理想家說，鑽花園有積氣，須得掃除，——到那時候，說這種話的人，也要算在理想黨裏——他却說道，他們從來在此小便，如何掃除？萬萬不能，也斷乎不可！

那時候，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使「紅腫之處，鬚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好不可言。

隨感錄(三十九) 一九一八

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抵觸，須一個勛斗便告成功，縱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爲天地所不容。

隨感錄四十一 一九一八

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隨感錄四十九 一九一八

中國社會的狀態，簡直是將幾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標槍以至機關廠，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喫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隨感錄五十四 一九一八

我們改良點自己，保全些別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罷！

有無相通 一九一八

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却太缺乏相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

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于今爲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是見實際上同居的爲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同上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癡，我以爲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見世人的眞面目。

「吶喊」自序(二二)

看客在戲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裏發標，伶人廚子，無嘴可開，只能怪自己沒本領。但若看客開口一唱戲，食客動手一做菜，可就難說了。

說不出 一九二四

凡對予以眞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眞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說胡鬚 一九四一

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麼，就很有意思了，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罷。

通訊 一九二五

長輩的訓誨于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隱諱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忽然想到（五） 一九二五

世上雖有新釘殺鐵的辦法，却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蔡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他便用了一「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吳毛廬」，是難以打掃乾淨的。

並非閒話 一九二五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無革命黨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

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一章字頭，一路的呵。」

補白 一九二五

稱爲神的和稱爲魔的戰鬥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雜語 一九二五

世上並沒有這樣一道矮牆，騎着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他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

答KS君 一九二五

在北京常見各樣好地名：關木胡同，適茲府，承相胡同，協查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但樸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樞密胡同，鐵子廟，狗尾巴胡同，鬼門關。字面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的奴隸二字爲一「捋理」，或是「努捋」，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肚兒，不必再愁什麼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眉，炮竹畢舉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

咬文嚼字 一九二五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

「愈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國馬」了。

論「他媽的！」 一九二五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爲「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同上

現在，從讀書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爲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日，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會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

的目標。

補白(三) 一九二五

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爲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澈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一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裏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命運，在現在——也許將在將來——是要救羣衆而反被羣衆所迫害，終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懸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鎗，自己也歸于毀滅。

兩地書(四) 一九二五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着的。

雜感 一九二五

往日看鬼谷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麼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的這一段裏的一句「覆能復」很有些可怕。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補白(二) 一九二五

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

是「歧路」，倘是黑霍先生，相傳是痛哭而返的。但我
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上，歇一會，或者睡一覺，
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
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
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
下來，倘牠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
子縛住，連死屍也不給他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
沒有法子，只好請牠吃了，但也不妨咬牠一口。其二便
是「窮塗」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
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走走。
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荆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
否世上本無所謂窮塗，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

兩地書（二） 一九二五

無論從那裏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就無需用
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却總常想到害胃，
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禁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
而終于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
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云之類。但這一類人
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
失了活氣了。

看鏡有感 一九二五

中國老例，凡是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
渾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
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
現在却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
問事跡，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補白（二） 一九二五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份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
致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干分
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致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
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

十四年的「讀經」 一九二五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
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
城壁，將人們包圍。

長城 一九二五

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
魂，也反而並無叫喚。「碰壁」之後 一九二五
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
了酷烈的沈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
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
這在預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

雜感 一九一五

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就爲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壘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中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起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兩地書（二） 一九二五

戰士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噁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牠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爲牠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戰士和蒼蠅 一九二五

我明知道幾個人做事，實出于「爲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現狀，總該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驕延」自己，每每終于發現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只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一個。有時候，他還要反而罵你；不罵你，還要謝他的洪恩。我的時常無聊，就是爲此，但我還能將一切忘却，休息一時之後，從新再來。即使明知道後來的命運未必會勝于過去。

兩地書（二九） 一九二五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侵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于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

馬上支日記 一九二六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澹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

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 world 何時是一個盡頭。

紀念劉和珍君 一九二六

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卽如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坟」題記 一九二六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已利用的効果的大小而言。無花的薔薇(五) 一九二六
我先前總以爲人是有罪，所以鎗斃或坐監的。現在纔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爲被人認爲「可惡」，「可惡」纔終於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爲「可惡的人。」

可惡罪 一九二七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

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小雜感 一九二七

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纔可以作爲「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卽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答有恆先生 一九二七

每一個破衣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喚。

叭兒狗往往比牠的主人更嚴厲。

小雜感 一九二七

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據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方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九三〇

一夜已盡，人們又小心翼翼地起來，出來了；便是夫婦們，而目和五六點鐘之前也何其兩樣。從此就是熱

鬧，喧囂。而高椅後面，大庭中間，深圍裏，黑獄裏，客室裏，祕密樓裏，却依然瀾漫着落人的真的大黑暗。

現在的光天化日，照來攘往，竟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的金盞，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

夜頌 一九三三

雖然晝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見掌，有漆黑一團糟。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們從電燈下走入暗室中，伸閃了他的懶腰；愛侶們從月光下走進樹陰裏，突變了他的眼色。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當昇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條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一個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于佛書上面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

同上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脚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中略）他所扮演的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趙泰公子的清客。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

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木鎖却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俱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又要倒楣哩！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開，所以當受着餚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中略）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

二丑藝術 一九三三

蠅蝠雖然也是夜飛的動物，但在中國的名譽却還算好的。這也並非因為他吞食蚊蚋，于人們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這麼一副尊容而能寫入畫圖，實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還有，是中國人本來願意自己能飛的，也設想特別的東西都能飛。道士要羽

化，皇帝想飛昇，有情的願作比翼鳥兒，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飛去。想到老虎添翼，何毛骨聳然，然而青妖飛來則眉眼莞爾。至于墨子的飛鳧終于失傳，飛機非募款到外國去購買不可，則是因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緣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雖然不能夠做，却能夠想，所以見了老鼠似的東西生着翅子，倒也並不詫異，有名的文人還要收爲詩料，謔出什麼「黃昏到寺蝙蝠飛」那樣的佳句來。

談蝙蝠 一九三三

一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游蕩爲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游蕩可以爲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放心了。

「吃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下略）

「白相」可以吃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爲奇。

但「吃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吃白相飯的。」

「吃白相飯」 一九三三

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苦工友書」上說：「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喫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了麼，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一九三三

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那裏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

踢 一九三三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鬥了，西崽之類閒談起來，他們大抵是憎惡洋鬼子的，他們多是愛國主義者，然而他們也像洋鬼子一樣，看不起中國人，棍棒和拳頭和輕蔑的眼光，專注在中國人的身上。

「揩油」 一九三三

螞蟻中有一種武士螞，自己不透窠，不求食，一生的事業，是專在攻擊別種螞蟻，掠取幼蟲，使成奴隸，

給牠服役的。但奇怪的是牠決不掠取成蟲，因為已經難施教化。牠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蟲和蛹，使在盜窟裏長大，毫不覺得先前，永遠是愚患的奴隸，不但服役，每當武士蟻出去劫掠的時候，牠還跟在一起，幫着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

但在人類，却不能這麼簡單的造成一律。這就是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

新秋雜識 一九三三

幫閒，左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氣的。

幫閒法發際 一九三三

八月三十日的夜裏，遠遠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來，一時來不及細想，以爲「抵抗」又開頭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約又是什麼節氣了罷？……待到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原來昨夜是月蝕，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們的同胞，異胞（我們雖然大家自稱爲黃帝子孫，但蚩尤的子孫想必也未嘗死絕，所以謂之「異胞」）在示威，要將月亮從天狗裏救出。（中略）

最妥當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價響，天狗決

不致于來咬，月亮的筒長（假如有筒長的話）也不會出來禁止，目爲反動的。

新秋雜識（二） 一九三三

兵災，旱災，蝗災，水災……災民們不計其數，幸而暫免于災殃的小民，又怎麼能有一個救法？那自然遠不如救癩塊，事半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同其功德。這就是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亦此之謂也。

同上

古時候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爲也有「放下官印，立地陰佛」而終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這一種玩意兒，實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辦事有點爲難了。

爲厚 一九三三

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即受難（Persecution）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一個人的受難」序 一九三三

笑裏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謠言。

謠言世家 一九三三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

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運命 一九三三

· 暴露者揭發種種醜秘，自以為有益於人們，然而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於受欺，並且安于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因為這，可以使戲法長存于天地之間，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

朋友 一九三三

說人反動的，他自己正是反動；說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

「淮風月談」後記 一九三三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査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分申權，藏真實分心曲，立降幡于往年，灑故交于今日……

同上

自己明知是奴隸，打熬着，並且不平着，掙扎着，一面「意圖」掙脫以至於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鍊銬罷，他却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讀教，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

漫興 一九三三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

不知道「新的」一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纔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

答國際文學社問 一九三四

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瞭解的。

內山完造作「話中國的姿態」序 一九三五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太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面，各各藏着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

寫於深夜裏 一九三六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即使無端謾人為投降或轉變，國賊或漢奸，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

白莽作「孩兒塔」序讀記 一九三七

人 民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自要消滅，我所

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隨感錄（三十六） 一九一八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
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不滿 一九一八

我們能够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鷓鴣便鷓鴣般叫。我們不必學那穉從私窩子裏跨出脚，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

隨感錄（四十） 一九一八

在現存的舊民族中，最合中國式理想的，總要推錫蘭島的 Yoda 族。他們和外界毫無交涉，也不受別民族的影響，還是原始狀態，真不愧所謂「羲皇上人。」但聽說他們人口年年減少，現在快要沒有了；這實在是一件萬分可惜的事。

隨感錄（五十八） 一九一八

現今的人們還以眼淚贈答，並且以這爲最上的贈品，因爲他此外一無所有。

雜感 一九二五

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

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裏極覺舒暢。

並非閒話 一九二五

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野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

雜憶 一九二五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却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吧，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火燒；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受着，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北京通訊 一九二五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忽然想到 一九二五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歸和馴，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

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暇光復舊物，而只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免，自衛，却只頌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之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譽非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

論睜了眼看 一九二五

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等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擲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

通訊（與徐炳昶） 一九二五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忽然想到（五） 一九二五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

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同上

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着手於較為堅實的工作了。

雜憶（四） 一九二五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鎗砲，但尤其在拿鎗砲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鎗砲，也只能殺戮無鎗砲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纔見真強弱。

補白（一） 一九二五

我常想：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仍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時，對於任何人部寬容（那時稱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却不「文明」了；殺。假使那時

元年的新黨不一文明，一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裏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兩地書(三五) 一九二五

造化所變與於人類的不調和實在還太多。這不獨在肉體上而已，人能有高遠美妙的理想，而人間世不能有副其萬一的現實，和經歷相伴，那衝突便日見其然了，所以在勇於思索的人們，五十年的中壽就恨過久，於是急轉，有苦悶，有彷徨；然而也許不過是走向十字街頭，以自送他的餘年爲盡。自然，人們中儘不乏面圍圍地活到八十九，而且心地太平，並無苦惱的，但這是專爲來受中國內務部的褒揚而生的人物，必須又作別論。

「出了象牙之塔」後記 一九二五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如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於土地或竈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爲王敗則爲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上本沒有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談皇帝 一九二六

呼喚血和火的，詠嘆酒和女人的，賞味幽林和秋月，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人多是一生

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流着過去，向着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並含着向前和反顧。

「十二個」後記 一九二六

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話，也愛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譏慕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

學界的三魂 一九二六

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黃花節的雜感 一九二七

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常，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爲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支學底辯論……

(下略)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在鐘樓上 一九二七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於浪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灘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

柔石作「二月」小引 一九二九

然而爲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爲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爲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爲的是愛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

流氓的變遷 一九二九

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

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九三一

優良而非國貨的時候；中國禁用，日本做造，這是

兩國截然不同的地方。

禁用和自造 一九三三

專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爲，失勢時即奴性十足。

諺語 一九三三

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爲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同上

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裏去。

「淮風月談」後記 一九三三

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我不知道我們自己覺得現在好像是什麼了？

黃鵬 一九三三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乾欲裂的時候，那麼，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窰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麼「悲哉秋之爲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喝茶 一九三三

我們有痛覺，一方面是使我們受苦的，而一方面也讓我們能够自衛。假如沒有，則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將茫無知覺，直到血盡倒地，自己還不明白爲什麼倒地。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連衣服上的接縫，線結，布毛都要覺得，倘不穿「無縫天衣」，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裝銳敏的，自然不在此例。同上

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

爲翻譯辯護 一九三三

人們誰高興做「文字獄」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絕，肚子裏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笑笑既不至於得罪別人，現在的法律上也尙無國民必須哭喪着臉的規定，並非「非法」，蓋可斷言的。

從風刺到幽默 一九三三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衝直撞，對於對面或前面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一種是不用兩手，却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一種就是

轉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鐵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受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裏。這就是我們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着看得嚙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

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跟跟踉踉，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人，他就從死屍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舐舐自己的厚嘴唇，什麼也不覺得。

推 一九三三

生活的壓迫，令人煩冤，胡塗中看不清冤家，便以爲家人路人，在阻礙了他的路，於是乎「推。」這不但足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惡別人了，這類人物一颯氣，出來的時候是要「清道」的。

「推」的餘談 一九三三

一有所感，倘不立刻寫出就忘却，因爲會習慣。幼小時候，洋紙一到手，便覺得洋躁氣撲鼻，現在却什麼特別的感覺也沒有了。初看見血心裏是不舒服的，不過久住在殺人的名勝之區，則即使見了掛着的頭顱，也不怎麼詫異。這就因爲能够習慣的緣故。由此看來，人們

——此少，是我一般的人們，要從自由人變成奴隸，怕也未必要麼煩雜。無論什麼，都會恨起來的。

上海所感 一九三四

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

北人與南人 一九三四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生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的宏議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一九三四

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一個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谷川如是閑說「盜泉」云：「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祕密。說面子 一九三四

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途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體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

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

「題未定」草（九） 一九三五

登仕，是噉飯之道，爲隱，也是噉飯之道。假使無法噉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

隱士 一九三五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也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却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後的警句。

論「費厄澆賴」應該緩行 一九三五

小市早總愛聽人民的諷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諷聞。 論人言可畏 一九三五

青年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會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隨感錄（四十一） 一九一八

我也曾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

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現了他們心底裏的熱密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

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鬼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撤掉這筵宴，毀壞這廚房，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燈下漫談 一九二五

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荆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

北京通信 一九二五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却誤以為識

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邱之貉」，人們現在却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界的真傳，豈不可笑。

導師 一九二五

青年又何須找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開闢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荆棘寒塗的老路，尋什麼烏烟瘴氣的烏導師！同上

我們憎惡的所謂「導師」，是自以為有正路，有捷徑，而其實却是勸人不走的人。倘有領人向前者，只要自己願意，自然也不妨追蹤而往；但這樣的前鋒，怕中國現在還找不到罷。所以我想，與其找胡塗導師，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尋覓的工夫，橫豎他也什麼都不知道。至於我那「遇見森林，可以開闢平地……」這些話，不過是比方，猶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難，並非真勸人到山裏去。

田園思想 一九二五

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於弄筆墨的，却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為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

主義者，而他們竟自以爲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覺得他們無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小」的地方。

兩地書（八五） 一九二六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常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掩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爲適宜。

雜感 一九二七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

實彈打出來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爲牠已經瀕不過，打不死了。無花的薔薇（八） 一九二

志願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處就愈少，可以自矜之處也愈多。

葉永棻作「小小十年」小引 一九二九

對於只想以筆墨問世的青年，我現在却敢據幾年的經驗，以誠懇的心，進一個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章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還有一點，是：不要只用力於抹殺別個，使他和自己一樣的空無，而必須

跨過那站著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陣的時候，幼稚和淺薄都不要緊，然而也須不斷的（！）生長起來纔好。並不明白文藝的理論而任意做些造謠生事的評論，寫幾句閒話便要撲滅異己的短評，譯幾篇童話就想抹殺一切的翻譯，歸根結蒂，於己於人，還都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

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三二

我至今爲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爲壓迫，殺掉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掉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

答有恆先生 一九二七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爲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

「三聞集」序言 一九三二

「舊瓶不能裝新酒。」這其實是不確的。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也還是五加皮。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明示着「五更調」「攪十字」的格調，也可以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一「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嚙噬。 重三感舊 一九三三

用批殼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

由聲而啞 一九三三

孩子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化的責任。雖然「人衆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便只在墾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隨感錄（二十五） 一九一八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

同上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同上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舊帳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我們的孩子。」

同上

隨感錄（四十） 一九一八

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爲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爲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纔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迥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

他們以爲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却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希望的心，看出踏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爲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繫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飛

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雜感 一九二五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彷彿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聽話」，一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上海的兒童 一九三三

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却了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麼會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麼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像魚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平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爲難，非上陸不可了。

改革

看圖識字 一九三四

中國現在的人之中，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至於憤恨，却幾乎全無用處。

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過許多，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轍。 恨恨而死 一九一八

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谿，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後，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婦錢至於相罵，要賭本至於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谿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於；或者反要尋出孝經，勸令誦讀，想他們「學於古訓」都做犧牲。這只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容任其替。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

羣衆——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戲台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

發聲，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舖前常有幾個人張着嘴看細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却了。

對於這樣的羣衆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沈的韌性的戰鬥。

娜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二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也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說要兩元；對他說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爲法的，而那韌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答道還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同上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

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

忽然想到(三) 一九二五

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爲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竊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艱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爲己有朕兆者是竊盜，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一九二五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非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地。

忽然想到(六) 一九二五

長城久成廢物，弱水也似乎不馮是理想上的東西。老大的國民儘藏在僵硬的傳統裏，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

忽然想到(六) 一九二五

夫學生的游行和請願，由來久矣他們都是一都都乎

文哉，「不但絕無炸彈和手鎗，並且連九節銅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捲月刀乎？」

忽然想到（九） 一九二五

反革命者對於改革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難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一九二五

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五四運動，本也是這個機運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他的很不少。那事後的批評，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或者胡亂說一通，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為有意義，然而也有攻擊的，據云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歷史，所以無價值，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致相同，因為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豈不是改革嗎？歷史是過去的陳迹，國民性可改造於將來，在改革者的眼裏，已經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於無物的。

「出了象牙之塔。」後記 一九二五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

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裏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兩地書 一九二五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補白（二） 一九二五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改革，前驅和開路，大抵是誰也怕得做。

這個與那個 一九二五

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

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將來」這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時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只要「那時的現在」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

兩地書(四) 一九二五

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來，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推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北京通訊 一九二五

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

「墳」題記 一九二六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爲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爲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徹底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說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作後繼者，大部份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未嘗「死之恐怖」，則不容易爲「死之恐怖」

所攝，我以爲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死地 一九二六

希望是附置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謊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爲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置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軸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久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爲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記談話 一九二六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空談(三) 一九二六

曾經闢氣的要復舊，正在闢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闢氣的要革新。

同上 一九二七

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

文藝與革命 一九二八

革命的完結，大抵只由於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裏奸空這並非赤化，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爲黑暗，正因爲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麼？倘必須前面貼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纔雄赳赳地在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

劉共大觀 一九二八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談的口實，却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習慣與改革 一九三〇

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澈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够撤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一九三〇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爲倘不看清，就無從改革。偉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

習慣與改革 一九三〇

我們應當造出大衆的新的戰士，因爲現在實在人手太少了。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九三〇

革命是痛苦，其中心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這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却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一九三〇

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能够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弹，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弹，是一樣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部隊了。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一九三〇

二十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爲「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

上海文衛之一瞥 一九三一

將來是現在的將來，于現在有意義，總于將來會有意義。

論「第三種人」 一九三二

先前的人，只知道「爲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却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小的錯誤。

上海的兒童 一九三三

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

經驗 一九三三

講來講去總是這幾套，縱使記性壞，多聽了也會厭厭的。想繼續，這時就得要才能；否則，台下走散，應該換一齣戲來叫座。

歸厚 一九三三

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病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

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在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

言論自由的界限 一九三三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

論泰理齋夫人事 一九三四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却不是騙人，他利導，却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爲是大衆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嚙嚙。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纔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門外文談 一九三四

維持現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爲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

從「別字」說開去 一九三五

戰士的日常生活在，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這也是生活」 一九三六

文化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說，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隨感錄（三十五） 一九一八

倘說：中國的國粹，別特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

同上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同上

現在發明了六百另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另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

隨感錄（三十八） 一九一八

道德遺毒，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

自他兩利，纔有存在的價值。

我之節烈觀 一九一八

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

同上

未見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為預料將來常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

渡河與引路 一九一八

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異族，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和我們一樣的。

隨感錄（四十八） 一九一八

既許信仰自由，却又特別尊孔；（中略）既說是應該革新，却又主張復古；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着過活，誰也沒有好處。

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彿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隨感錄（五十四） 一九一八

我們中國人，決不能被洋貨的什麼主義引動，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軍國民主義麼，我們何嘗會同別人

打仗；無抵抗主義麼，我們却是主戰參戰；自由主義麼，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謾幾句話也爲難；人道主義麼，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

「來了」 一九一八

我想，我們中國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只須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着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却以爲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却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爲好的，我們說來却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裏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聖武」 一九一八

我們中國的人道怎麼樣？那答話，想來只能「……」。對於人道只能「……」的人的頭上，決不會掉下人道來，因爲人道要各人竭力掙來，培植，保養的，不

是別人佈施、捐助的。

不滿 一九一八

人類尙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尙未長成，但總在那裏發榮滋長。

同上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滿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

（中略）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的頭上，他却看着高興，拏「殘酷」做娛樂，拏「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

暴君的臣民 一九一八

自然孽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靡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喪壞人道，人類的渴念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穢蕪藜蒿向前進。

生命的路 一九一八

什麼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同上

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生命。因爲生物之所以爲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一九一九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爲要發展，要進化。個體說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

着，在這進化的路上走。

同上

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同上

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爲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願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願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係利害關係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

同上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

同上

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並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同上

公道和武力合爲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只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羣被壓迫民族的胸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却往往睡而爲二了。

忽然想到（十） 一九二五

因爲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爲一體，而我們只抓得了

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忽然想到（十） 一九二五

然而中國有鎗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却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爲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荒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入就不足爲奇呢？忽然想到（十一） 一九二五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鎗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

忽然想到（十一） 一九二五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然而敗於金，敗於元，敗於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裏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麼？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岳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麼？却答道，「有天靈蓋！」

自宋以來，我們終於只有天靈蓋而已。

補白 一九二五

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把天之慮」，怕中國更要復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爲愛國的標徵，因爲這些都可以不

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補白 一九二五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補白 一九二五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於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險的嘴巴。公理的把戲 一九二五

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雜憶 一九二五

我以爲國民倘沒有智，沒能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雜憶 一九二五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却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褥節以及勞叨的碎話。正如御審人物，偏多忌諱一般，密達閻天之風消歇淨盡了。

看鏡有感 一九二五

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寫在「墳」後面 一九二六

中國人的官廳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學界的三魂 一九二六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馬上支日記 一九二六

人往往僧和尚，僧尼姑，僧回教徒，僧耶教徒，而不僧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小雜感 一九二七

香港雖只一島，却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儀的奴氣同胞。此外卽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

苗搖是我們的前輩。

再談香港 一九二七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老調子已經唱完 一九二七

新潮之進中國，往往只有幾個名詞，主張者以為可以咒死敵人，敵對者也以爲將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載，終於火滅烟消。爲什麼羅曼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彷彿都已過去了，其實又何嘗出現。

「現在新興文學的諸問題」小引 一九二九

禽獸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認的。牠們在春情發動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難免「唧唧我我」的來一陣。固然，雌的有時候也會裝腔做勢，逃幾步又回頭看，還要叫幾聲，直到實行「同居之愛」爲止。禽獸的種類雖然多，牠們的「戀愛」方式雖然複雜，可是有一件事是沒有疑問的：就是雌的不見得有什麼特權。

人爲萬物之靈，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領大。最初原是馬馬虎虎，可是因爲「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緣故，娘兒們曾經「統治」過一個時期，那時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後來的族長還要威風。後來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頭

頸上，手上，腳上，全都鎖上了練條，扣上了圈兒，環兒——雖則過了幾千年這些圈兒環兒大都已经變成了金的銀的，鑲上了珍珠寶鑽，然而這些項圈，鐲子，戒指等等，到現在還是女奴的象徵。

男人的進化 一九三三

上司的行動不必徵求下屬的同意，這是天經地義。但是，有時候上司會對下屬解釋。

新進的世界聞人說：「原人時代就有威權，例如人對動物，一定強迫牠們服從人的意志，而使牠們拋棄自由生活，不必徵求動物的同意。」這話說得透澈。不然，我們那裏有牛肉吃，有馬騎呢？人對人也是這樣。

同意和解釋 一九三三

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騎馬等等，就必須宣佈自己是上司，別人是下屬；或是把人比做動物，或是把自己作爲天使。 同上

不論是社會學或是基督教的理論，都不能夠產生什麼威權。原人對於動物的威權，是產生於弓箭等類的發明，至於理論，那不過是隨後想出來的解釋。 同上

當上司對下屬解釋的時候，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

這是在徵求你的同意，因為即使你絕對的不同意，他還是幹他的，他自有他的夢想，只要金銀財寶和飛機大炮的力量還在他們手裏，他的夢想就會實現；而你的夢想却終於只是夢想，——萬一實現了，他還說你抄襲他的動物主義的老文章呢。

同上。

所謂「便當」並不是偷懶，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這就是節省時間，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於延長了人的生命。

張宗昌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書五經罷。

青年與老子 一九三三

高等華人向來就善於躲在厚厚的東西後面來殺人的。古時候有厚厚的城牆，爲的是要防備盜匪和流寇。現在就有鋼馬甲、鐵甲車、坦克車。就是保障「民國」和私產的法律，也總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於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於險皮之厚，也是合於古禮的。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一九三三

凡事澈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見得高明。因爲連續向左轉，結果碰見了向右轉的朋友，那時候彼此點頭會意，臉上會耍辣椒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復

辟的自由，或者屠殺大眾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連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來只剩得一個無底洞。

透底 一九三三

中國現代聖經——迎頭經：「我們……要迎頭上去，不要向後跟着。」

傳曰：追趕總只有向後跟着，普通是無所謂迎頭追趕的。然而聖經決不會錯，更不會不通，何況這幾年頭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趕上偏偏說迎頭，向後跟着，那就說不行！

迎頭經 一九三三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却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爲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加重的緣故。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一九三四

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爲濟私助餞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

偶感 一九三四

文學

提起一支屠城的筆，掃蕩了文壇上一切野草，那自

然是快意的。

說不出 一九二四

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

同上

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做。做土的功効，要比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萬的天才，也因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

同上

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

阿Q正傳序 一九二五

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再論雷密塔的倒塌 一九二五

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鏃太，能將「詩美」殺掉。

兩地書 一九二五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驕膜的擲揄。

詩歌之敵 一九二五

倘我們賞識美的事物，而以倫理學的眼光來論動機，必求其「無所爲」，則第一先得與生物離絕，柳陰下聽鶯鶯鳴，我們感得天地間春氣橫溢；見流螢明滅於叢草裏，使人頓懷秋心。然而鶯歌螢照是「爲」什麼呢？毫不客氣，那都是所謂「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風頭」，希圖覓得配偶，至於一切花，那簡直是植物的生殖機關了。雖然有許多披着美麗的外衣，而目的則在受精，比人們的講神聖戀愛尤爲露骨。即使清高如林逋，也送不出例外——而可憐的陶潛、林逋、却都不明白那些動機。

同上

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官試官的。

革命文學 一九二六

尼采愛着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牠比文

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把要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做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

怎麼寫 一九二七

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的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怎麼寫 一九二七

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礙死在自己所冀望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在鐘樓上 一九二七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為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纔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候到成「為人」了。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一九二七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去牠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

革命時代的文學 一九二七

有些民族，同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沈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剌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苦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

同上

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民生凋蔽，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

有誰能起顛撲不破的渾名的端，那麼，他如作評論，一定是嚴肅正確的評批家，倘弄創作，一定是深刻博大的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的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弔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

同上

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闈者，是極其少見的。

但至今，在巍巍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底的文章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爲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全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欄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却更爲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因此那些終於爲人所注重了。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一九二九
(上略) 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

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往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一九二九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爲兩大種：(一) 廟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是幫主人的閒；與這相對的是(二) 山林文學。唐詩即有此兩種。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在山野」。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閒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閒，那麼，心裏就甚是悲哀了。

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 一九三〇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大多數人不識字；目下通行的白話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語又不統一，若用方言，許多字是寫不出的，即便用別字代出，也只爲一處地方人所懂，閱讀的範圍反而收小了。

文藝的大眾化 一九三〇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要寫。

三，摸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之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決不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創作要怎樣才好 一九三二

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 一九三二

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於革命有害。

上海文藝文一瞥 一九三二

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

同上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論「第三種人」 一九三二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醜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其說：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祝中俄文字之交 一九三二

「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爲不能以「何者爲分界」，所以也沒有「第三種人」的立場。

「感舊」以後（上） 一九三三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 effort。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毒殺人的力量 and 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

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

同上

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關於翻譯 一九三三

倘若油滑，輕薄，猥褻，都蒙「幽默」之號，則恰如「新戲」之入「×世界，」必已成爲「文明戲」也無疑。

「滑稽」例解 一九三三

「幽默」一領於諷刺，失了牠的本領且不說，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來「諷刺，」來陷害了，倘若墮於「說笑話，」則壽命是可以較爲長遠，流年也大致順利的，但愈墮愈近於國貨，終將成爲洋式徐文長。當提倡國貨聲中，廣告上已有中國的「自造舶來品，」便是一個證據。

從幽默到正經 一九三三

中國詩歌中，有時也說些下層社會的苦痛。但繪畫和小說却相反，大抵將他們寫得十分幸福，說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平和得像花鳥樣。是的，中國的勞苦大眾，從知識階級看來，是和花鳥爲一類的。

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 一九三三

在現在的環境中，人們忙於生活，無暇來看長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頃刻間，

而仍可藉一斑窺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用數頃刻，遂知種種作風，種種作者，種種所寫的人和物 and 事狀，所得的也頗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這些原因還在。

同上

文學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爲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過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即非永久，說文學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

看書瑣記（一） 一九三四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却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扎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裏，也許變了粗犷壯大的絡腮鬍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同上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有像像廚子和食客。

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賬。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看書瑣記 一九三四

士大夫是要常常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爲姨太太，但一沾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跟着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衆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攢架子來。教他們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却成了戲爲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爲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 一九三四

高爾基說，大衆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做文章 一九三四

只要並不是靠講來解決國政，布置戰爭，在朋友之間，說幾句幽默，彼此莞爾而笑，我看是無關大體的，

就是革命專家，有時也要自手散步；理學先生卻不免有兒女，在證明着他並非日日夜夜，道貌永遠的儼然，小品文大約在將來也可以存在於文壇，只是以「閒適」爲主，却稍嫌不夠。

一思而行 一九三四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始是很能够混賬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却只到了他自己的不誠懇，或學識的不够了。

罵殺與捧殺 一九三四

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只我一個，因爲牠「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一九三五

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說明着「應該怎樣寫。」只是讀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領悟。因爲在學習者一方面，是必須知道了一不應該那麼寫，「這纔會明白原來「應該這麼寫」的。

不應該那麼寫 一九三五

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渾名也不易。假使

在用有限的研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作者。

五論「文人相輕」 一九三五

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毀而已。

論諷刺 一九三五

一個作者，用了精鍊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羣人，就稱這作品爲「諷刺」。

什麼是「諷刺」 一九三五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會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

同上、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爲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羣到水底裏。

同上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爲，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同上

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

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一九三六

文藝

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

論睜了眼看 一九二五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着，開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馬上支日記(二) 一九二六

文藝家的話其實不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

他，也排軋他。）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

十九世紀以後的文藝，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牠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係。我們看了，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這因為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鑑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已也燒在這裏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預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介紹這名詞的函義。

扁 一九二八

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中略）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

傳却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牠是文藝。

文藝與革命 一九二八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重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一九二九

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已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談不到什麼意識。

葉永蓁「小小十年」小引 一九二九

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麼，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

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首先是識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而思想和情感，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否則，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係。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於大眾有益的。

文藝的大眾化 一九三〇

所以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裏，仍當有種種難

易不同的文藝，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不過應該多有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同上

讀者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常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牠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凋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我們要批評家 一九三〇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爲致命與有力。

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九三一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却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

遇切要的事故，他便會分明的顯現。

又論「第三種人」 一九三三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看書瑣記 一九三四

文章

我所謂「女性的文章，倒不專在「唉，呀啲……」之多，就多在抒情文，則多用好看字樣，多講風景，多懷家庭，見秋花而傷心，對明月而淚下之類。一和辯論之文，尤易看出特別。即歷舉對手之語，從頭至尾，遂一駁去，雖然犀利，而不沈重，且罕有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者。總之是只有小毒而無劇毒，好作長文而不善於短文。

兩地書(十) 一九二五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爲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爲缺點。其實暢

達也自有暢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了然，無所疑惑，故於表白意見，反爲相宜，効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却常招誤解，有時竟大出於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於晦澀，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頗大」耳）。

兩地書（十二） 一九二五

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不啻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自己已是這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強糴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

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待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爲淺薄，從戰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梁啓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騙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於「世故」實在太深了。阿Q正傳的成因 一九二六

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

「華蓋集」後記 一九二六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爲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和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

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

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牠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牠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小品文的危機 一九三三

蘋果一爛，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買的，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於就請律師離婚，但對於作者，作品，譯品，却總歸比較的嚴緊，舊伯納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級官員，」更不好。好的又不出來，怎麼辦呢？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吃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關於翻譯（下） 一九三三

秋算是來了，晴的白天還好，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涼颼颼。報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責秋……等等。爲了趨時，也想這麼的做一點，然而總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做悲秋一之類，恐怕也要福氣的，實在令人羨慕得很。

新秋雜識（三） 一九三三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算的。假如

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裏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跖見了，却道可以粘門門。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却有這麼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

淮風月談前記 一九三四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爲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答曹聚仁先生 一九三四

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他的生命存留中，也就證明着病菌尚在。

「出了象牙之塔」後記 一九三五

文字

終日在家裏坐，至多也不過看見窗外四角形慘黃色的天，還有甚麼感？只有幾封信，說道，「久違芝字；時切葭思；」有幾個客，說道，「今天天氣很好；」都是祖傳老店的文字，話言。寫的說的，既然有口無心，看的聽的，也便毫無所感了。

隨感錄（四十） 一九一八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却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爲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却就默默地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阿Q正傳序 一九二五

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倘有敵人，

我們就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

忽然想到（十） 一九二五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颜色，愈想長壽，想不巧，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裏，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得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着陽子裏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裏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韻采。

古書與白話 一九二六

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隨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從成語中，另外拈出思緒；既然從世相種子出，開的一定是世相的花。

「何典」題記 一九二六

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無聲的中國 一九二七

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文苦痛很深的人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代替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

門外文談 一九三四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我們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却只好躊躇一下。 同上

現在有些學者說：文言白話是有歷史的。這並不錯，我們能在書木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語也有歷史——只不過沒有人寫下來。帝王卿相有家譜，的確證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窮人以至奴隸沒有家譜，却不能成爲他並無祖宗的證據。

「俄羅斯的童話」後記 一九三四

有人說中國是「文字國」，有些像却還不充足，中國倒該說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遊戲國」，一切機愛玩些實際以上的花樣，把字和詞的界說，鬧得一團糟，弄得暫時非把「解放」解作「孛殺」，「跳舞」解作「救命」不可。

逸名 一九三五

世界上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辯別起來，牠算不得翻譯。

「題未定」草 一九三五

凡是翻譯必須兼顧着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期保存着原作的夏姿。但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牠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

爲比較的願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倒低他的鼻子，挖掉他的眼睛。 同上

說是白話文應該「明白如話」已經要算唱厭了的老調了，但其實，現在的許多白話文却連「明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爲第一是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採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只說些自己的能懂的話。

人生識字胡塗始 一九三五

文人

無論何人，在風雪的呼號中，花卉的議論中，蟲鳥的歌舞中，諒必都能够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言辭，更鋒利的看見土撥鼠和春子的運命。世間本沒有別的話，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爲明白曉暢的了。

「桃色的雲」序 一九二二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爲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混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

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學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術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

我還能「蒙住」 一九二六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着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週，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牠的特色。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 一九二六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偏愛我。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而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弄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

不唾棄我的，即使是鼻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纔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緣故，先前也會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寫在（攻）後面 一九二六

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小雜感 一九二七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的時候用古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鬥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上海文藝之一瞥 一九三一

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

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爲，親者也不以爲污穢，這纔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邱馬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一九三二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非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焚燬裏。

「中國文壇的悲觀」 一九三三

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却没有裙帶文人的。

「淮風月談」後記 一九三三

一看雜誌的廣告，作者就個個是文豪，中國文壇也真好像光燄萬丈，但一面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然而，著作一世，蔽之名山，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沒有了，連自作自刻，訂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詩人，也已經不大遇得到，現在是前週作稿，次週登報，上月剪貼，下月出書，大抵僅僅爲稿費。倘說，作者是餓着肚子，專以在爲社會服務，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

「商定」文豪 一九三三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於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

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於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同上

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談起，不是以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現在的文人雖然改着洋服，而骨髓裏却還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這纔顯出幾分真實。

文學上的折扣 一九三三

中國的幫忙文人，總有一套秘訣，說什麼天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麼幽默，他教你離得殺豬的地方遠遠的，嘴裏吃着着肉，心裏還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天道詩話 一九三三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隕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議起，既以自衛，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佔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憶章素園君 一九三四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

葉紫作「豐收」序 一九三五

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註釋。

孔另鏡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 一九三五

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裏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

再論「文人相輕」 一九三五

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只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却又並非迴避，只是唱着所是，頌着所愛，且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着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着所非，像熱烈地擁抱着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着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o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再論「文人相輕」 一九三五

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能愛，才能文。

七論「文人相輕」 一九三五

用筆和舌，終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訴告大家，自然

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

半夏小集 一九三六

書

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

忽然想到 一九二五

歷史上都寫着中國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忽然想到 一九二五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鏗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榮觀；外國書即使是頌唐和厭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頌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

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 一九二五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啃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麼，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野史；或者看雜說。

這個與那個「一，讀經與讀史」 一九二五

我們這會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罵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義，竊取美名。

十四年的「讀經」 一九二五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

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忽然想到(二) 一九二五

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閒話式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於疲倦。但中國有些譯本，却將這些刪去，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話，使他復近於教科書。這正如折花者，除盡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却滅盡了。

忽然想到(二) 一九二五

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牠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纔露出牠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却考訂出來了，原來這這一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

古書與白話 一九二六

非遊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此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爲深知，最爲痛切一般。

同上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

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爲證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爲了教書，至今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當不免流露出牠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却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沈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并不相干。大半也因爲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爲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發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反因爲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致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路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的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傾然蕩除，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

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

寫在「墳」後面 一九二六

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太抵無用，只好半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讀書雜誌 一九二七

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思想，山水，人物」題記 一九二八

就是所謂「教科書」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變化了多少。忽而這裏說，忽而那裏說，今天是這樣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不加「教育」則已，一加「教育」就從學校裏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而且因爲舊的社會關係，一面也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 一九三三

在中國，恐怕生意也還是「珍木」好。因爲這可以做擺飾，而「善本」却不過能合於實用。能買這樣的書的，決非窮措大也可想，則買去之後，必將供在客廳上，也亦可知。這類的買主，會買一個商周的古鼎，擺起來；不得已時，也許買一個假古鼎，擺起來；但他決不

肯買一個沙鍋或鐵錢，擺在紫檀桌子上。因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於實用的。」

四庫全書珍本 一九三三

三開明店面的書舖，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裏面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望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麼ABC」裏，却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乾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由型而變 一九三三

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而且也沒有人追蹤，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看現在新印出來的兒童書，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於「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還有龍文鞭影裏的故事的白話譯。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那麼，那「有益」和「有味」之處，也就可想而知了。

「錶」譯者的話 一九三五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文章精華的，殊不知却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稽康家誠，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選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餡。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

選本 一九三三

評選的本子，影響於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

同上

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蔽之內廷，還頒之文風頹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會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病後雜談之餘 一九三四

從印新作，當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須是精粹的本子，這纔可以救讀者的智識的飢荒。就是重印舊作，也並不算壞。不過這舊作必須已是一種帶着文獻性的本

子，這纔是供讀者們的研究。

書的遺魂和趕造 一九三五

美術

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是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是表記中國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樣本，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

隨感錄四十三 一九一八

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製作，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彫象，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令我們看了，不但歡喜賞玩，尤能發生感動，造成精神上的影響。

隨感錄四十三 一九一八

我於美術雖然全是門外漢，但很望中國有新興美術出現。現在上海那班美術家所做的，是否算得美術，原是難說；但他們既然自稱美術家，即使幼稚，也可以希望長成；所以我期望有個美術家的幼蟲，不要似是而非的木葉蝶。

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

隨感錄五十三 一九一八

「苦悶的象徴」引言 一九二四
有精力瀟灑的作家和觀者，纔會生出「力」的藝術來。「放筆直幹」的圖畫，恐怕難以生存於頹唐，小巧的社會裏。「近代木刻選集」小引 一九二九

中國的新的文藝的一時的轉變和流行，有時那主權是簡直大半操於外國書籍販賣者之手的。來一批書，便給一點影響。Modern Library 中的 A.Y. Bartley 畫集一入中國，那鋒利的刺戟力，就激動了多年沈靜的神經，Bartley 的線究竟又太強烈了，這時適有雷谷虹兒的版畫運來中國，是用幽默之筆，來調和了 Bartley 的鋒芒，這尤合中國現代青年的心，所以他的模仿就至今不絕。「落谷虹兒畫選」小引 一九二九

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們的履歷和作品題目——故意題得香豔，漂渺，古怪，雄深。連弱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裏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九三一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放棄大幅的油畫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欣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家是要看的，是感激的。

「連環圖畫」辯護 一九三二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爲「連續圖畫」的，因爲牠並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畫卷」如歸去來辭圖卷，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一個人的受難」序 一九三三

因爲有人談起寫篆字，我倒記起鄭板橋有一塊圖章，刻着「難得糊塗」。那四個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頗爲表演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足見刻圖章寫篆字也還反映着一定的風格，正像「玩」木刻之類，未必「祇是個人的事情」：「謬種」和「妖學」就是寫起篆字來，也帶着些「妖謬」的。

然而風格和情緒傾向之類，不但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

難得糊塗 一九三三

漫畫第一件緊要事是誠實，要確切的顯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態，也就是精神。

漫談「漫畫」 一九三五

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鸞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尙高簡，變成空虛，這弊病返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裏，克拉甫兼珂 (A. Kravchenko) 的新作「尼泊爾建造」(Днепрострой)，是驚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鐘。

記蘇聯版畫展覽會 一九三六

雜談

魔鬼手上，終有漏光的處所，掩不住光明。

隨感錄(四十) 一九一八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聖武」 一九一八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是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

路。

故鄉 一九二一

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挪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三

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醉不醒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捷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叮到皮膚，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激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却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牠充飢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幸而我不懂。

夏三蟲 一九二五

人被殺於萬衆聚觀之中，比被殺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快活，因為他可以妄想，博得觀衆中的或人的眼淚。但是，無淚的人無論被殺在什麼所在，於他並無不同。

雜感 一九二五

死於敵人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已制定的死刑。

同上

稱爲神的和稱爲魔的戰鬥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

樣的地獄。

雜語 一九二五

「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

忽然想到(十一) 一九二五

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

熱風題記 一九二五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

空談(二) 一九二六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進。

記念列和珍君 一九二六

待到偉大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無花的薔薇(五) 一九二六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了，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小雜感 一九二七

「不可言而與之言」卽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纔不寂寞。

反「漫談」 一九二七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沈默。

小雅感 一九二七

「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崙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

我和「語絲」的始終 一九二九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無花的薔薇(八) 一九二九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

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三二

說話難，不說亦不易。

「感舊」以後(下) 一九三三

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 一九三三

戲劇上的二汪幫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

「淮風月談」後記 一九三三

聰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遲鈍。 同上
聲罪致討的朋友，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接耳的密語，因為一是分明，一是莫測的。

搗鬼心傳 一九三三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俱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却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在肚子裏。

病後雜談 一九三四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傷羞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玩笑只當牠玩笑(上) 一九三四

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補修它，而砲灰資格的諸公，却總在恭維殺人者。

拿破崙與愾那 一九三四

博識家的話多淺，專們家話多悖。

名人和名言 一九三五

翻夷接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這也是生活」 一九三六

1951年第十期
修德堂贈

老舍
傑作 貓城記

一册 六元五角

沈從文著 月下小景

一册 五元二角

魯迅等著 歷史小品集

一册 六元五角

冰心傑作 中國現代女作家選

一册 五元二角

楊齊雲編 魯迅集外集

一册 七元八角

李儼傑作 神仙·老虎·狗

一册 四元

林語堂著 瞬息京華

一册 三元五角

林語堂女兒著 吾家

一册 五元

賽珍珠著 男與女

一册 三元

中華 國三十八年 四月再版

魯迅曰 (一名魯迅名言鈔)

全書一册 定價

編者 尤勁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特約地 西安中山大街 杭州教仁街

發行址 廣州漢民北路 開封相國寺

長沙府正街 漢口統一街

蕪湖上長街 徐州中正路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2

430114

430114

